



中国梦研究丛书

ZHONGGUOMENG YANJIU CONGSHU

多重视角下的

中国 梦

主
编 张维为

学习出版社



中国梦研究丛书

ZHONGGUOMENG YANJIU CONGSHU

多重视角下的

中国 梦

主
编
张维为

学习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多重视角下的中国梦 / 张维为主编. —北京：学习出版社，
2016. 10

ISBN 978-7-5147-0661-1

I. ①多… II. ①张… III. 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
建设模式—研究 IV. ①D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31062 号

多重视角下的中国梦

DUOCHONG SHIJIAO XIA DE ZHONGGUOMENG

张维为 主编

责任编辑：吴保平

技术编辑：贾 茹

出版发行：学习出版社

北京市崇外大街11号新成文化大厦B座11层（100062）

010-66063020 010-66061634 010-66061646

网 址：<http://www.xuexiph.cn>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12.75

字 数：149千字

版次印次：2016年10月第1版 2016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47-0661-1

定 价：38.00元

如有印装错误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序　　言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我们继续沿着自己探索出来的成功之路前行，不久我们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中华民族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接近实现自己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我们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需用自己的话语向国人、向世界清晰地说明我们从哪里来、走什么路、往哪里去，说明我们所追求的伟大梦想，并自信地回应海内外对中国的成绩、道路和未来的一切质疑。

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继续以开放的心态，了解外部世界的真实情况，了解外部世界如何看待我们所做的一切，借鉴别人的有益经验，也汲取外部世界的各种教训。我们跟踪、分析海外的中国道路研究，从海外学者的研究中吸收养分，同时也力求以中国人的话语来影响海外的中国道路研究。

本着这样的精神，我们编撰了这本文集。文集的作者主要来自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以下简称“中国研究院”）和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以下简称“中国学所”）。中国研究院是国内学界研究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话语的重镇，也是首批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单位之一。中国学所承担了“世界中国学论坛”，这是国内中国学研究领域内最大的交流平

台，中国学所的研究人员也较为熟悉海外的中国道路研究。中国研究院和中国学所携手组建的上海市中国梦创新基地是人文社科协同创新中的强强联合。

我们研究的总体思路是把中国梦的研究和中国梦创新基地的建设放在中国道路、中国发展、中国话语建设的大范围内进行。2015年我们出版了“中国梦研究丛书”第一集，本书是同一丛书的第二集。本文集从多重视角出发来探讨中国梦和中国道路，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历史、社会、反恐等许多方面，力求以较短的篇幅尽可能全面地反映这些领域内的一些最新研究成果。

文集中的文章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解构西方话语、建构中国话语的尝试，另一类是客观介绍外界的观点以增进我们对许多问题的认知。我们认为，这两类内容的结合可以帮助我们更为全面深入地认识中国梦和中国道路。我们也相信，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崛起，中国梦走向世界，中国话语走向整个世界，都将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大潮，我们今天所做的努力还只是抛砖引玉，我们期待更多的有识之士和中国学人加入这个大潮，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作出自己的贡献。

最后，本书的许多研究和本书的成书过程得到了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中国梦专题研究”特别委托项目（批准号13@ZH015）的帮助，得到了上海社科规划办上海市中国梦创新基地的帮助，我们谨向他们深深致谢。本书的出版过程中，复旦大学的张雪滢、秦杨依然等年轻学人给予了宝贵的支持，我们也在此深表谢意。

张维为

2016年5月1日于沪上

目 录

序 言 001

第一部分 多重视角下的中国梦

中国梦的“世界历史”意义 文 扬 / 003

实现中国梦：三重关系与超越西方 张维为 / 015

跨越边界和藩篱的中国梦 刘 涛 / 028

中国梦：醒过来、站起来、飞起来 乔兆红 / 039

西方汉学视野中的中国梦：回顾与反思 褚艳红 / 057

历史视角下的中国梦：价值内涵与实现途径 陈康令 / 069

中国梦与中国社会转折

——以洋务运动为考察对象 陈如江 / 083

第二部分 多重视角下的中国道路

- 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基因 寒竹 / 097
“世界的中国”与“中国的世界” 朱云汉 / 107
东西方比较视野下的中国道路 宋鲁郑 / 117
· 辨清形势、创新思维：关于中国经济的
一些思考 陈平 / 134
从后发展的国际经验观察中国道路 梅俊杰 / 149
中国进入了中产阶级社会？
——近年来国内外相关研究述评 盛文沁 / 165
全球反恐战争转型与中国 王震 / 177

第一部分

多重视角下的中国梦

中国梦的“世界历史”意义

文 扬

在中国逐步崛起为世界大国、成为全球一体化世界中重要组成部分之后，对于“中国梦”的解释和理解，已不能仅仅在中国自身的近现代史框架中进行，而必须置于“世界历史”的宏大格局当中。施特劳斯的“现代性浪潮”论、博丹的“现代国家主权”论和汤因比的“文明兴衰模式”论，是关于“世界历史”的几个较有影响的理论模型。根据这些理论建立对于“中国梦”的认识，有助于理解其更深层的意义。

中国人过去有“天下”的观念，也有“大同”的观念，但从未有过“世界历史”（World History）这个观念。也就是弗朗西斯·福山所说的“即使从所有时代所有人民的经验来思考，历史都被视为唯一、一贯的演进过程”^①的那个历史。

^① [美] 弗朗西斯·福山. 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 [M]. 陈高华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10.



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因为中华文明数千年来不可动摇的“华夷之辩”，“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孟子·滕文公章句上》），从未建立起“所有人民”这一视角；二是因为华夏历史始终为循环历史观所主导，从未发展出连贯“所有时代”的进化理论，如梁启超所言：“盖为螺线之状所迷，而误以为圆状，未尝综观自有人类以来万数千年之大势，而察其真方向之所在；徒观一小时代之或进或退、或涨或落，遂以为历史之实状如是云尔。……吾中国所以数千年无良史者，以其于进化之现象，见之未明也。”^①

而在西方学术中，世界历史的观念，经过卢梭、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等人的阐释，带有整个人类社会的进化和发展过程的含义。

在中国逐步崛起为世界大国、成为全球一体化世界中重要组成部分之后，中国也在“所有时代所有人民的经验”当中占有了很大的分量。而当现代中国全面拥抱了发展主义的世界观，设定了阶段性发展的总体目标，继而提出了“中国梦”的口号之后，中国就不仅只是一个现有观念的接受者，而开始具有了阐释者以及新观念创造者的身份。

因此，对于“中国梦”的解释和理解，已不能仅仅在中国自身的近现代史框架中进行，而必须置于“世界历史”的宏大格局当中。

^① 梁启超. 史学之界说 [M] // 侯宜杰选注. 梁启超文选.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61.



一、“中国梦”是“现代性浪潮”的中国支流

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先后出现过三次大的“现代性浪潮”，这是列奥·施特劳斯提出的一个“世界历史”理论模型。与汤因比的思想类似，施特劳斯所指的西方文明，是大约于公元1000年前后在北欧出现的一种文化。由于先后受到来自伊比利亚半岛和安纳托利亚半岛的伊斯兰教入侵，以及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北欧蛮族入侵，欧洲的基督教旧社会自公元8世纪开始对这两个方面的巨大挑战进行应战。这个应战，在北方成功地使蛮族入侵者皈依了基督教，大大扩展了基督教世界的范围；在南方不仅将穆斯林赶出了伊比利亚半岛，而且将西方的胜利扩展到了整个新世界，成就了西方对全球的征服。

在施特劳斯看来，正是这个在应战中出现的新的西方文化，催生了一种新的信仰，即古老《圣经》信仰的世俗化和此岸化。如他所说：“最简单的表述就是：不再希冀天国的生活，而是要通过纯粹属人的手段，在尘世上建立天国。”^①在他看来，所谓的“现代性”从此诞生，自此以后的整个“世界历史”，可以看作是一个被单一的“现代性谋划”所主导的进程，并历经了三次宏大的“现代性浪潮”。

第一次现代性浪潮，由马基雅弗利和霍布斯所开启，政治与道德被分割开来，并化约为一个技术问题。第二次浪潮从卢梭开始，理性与自然被分割开来，经由康德和黑格尔确立为一种理性

^① [美]列奥·施特劳斯.现代性的三次浪潮 [M] // 贺照田主编.西方现代性的曲折和展开.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2 : 86.



信仰，“公意”成为道德和政治的理想，因为它合乎理性，并通过人的历史过程来实现。第三次浪潮与尼采联系在一起，他宣称“上帝死了”，所有的理想无非都是人类的创造活动，人类可以“重估一切价值”，对未来进行全新的谋划，人类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

在古代世界，“为政以德”是天经地义，道德与政治合为一体。但西方人相信道德来自于神意，中国人相信“天生德于予”，所以，政治也就无所作为，只是顺应神意或天意。而当马基雅弗利将政治化约为一个纯技术问题之后，君主只需运用“权术”，即可大大改变国家的处境，获取现实利益。从此，“纯粹属人的手段”开始浮现，“现代性谋划”自此滥觞。

在这长达 5 个世纪的历史时期里，卢梭、康德、黑格尔、尼采和马克思，都是同路人，区别只在于不同的“人间天国建设方案”。通过对权利、公意、理性、历史、进步、革命等一系列现代性政治哲学观念的深入阐释，人类开始产生出巨大的政治抱负，谋划者们的方案也日益庞大和完备，最终形成了尼采设计的由“超人”领导的人间天国方案，和马克思设计的由“无产者”领导的人间天国方案。随后，前者演变为法西斯主义，后者则演变为共产主义。

中国与“现代性浪潮”的相遇，是在“西学东渐”转为“西力东渐”之后的晚清时期。随着西学的大量涌入，至迟自梁启超开始，中国即开始接受“向前看”的、“进化”的历史观。20世纪伊始，梁启超首倡“新史学”，他在 1902 年发表的《史学之界说》一文中写道：“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现象者何？事物之变化也。宇宙间之现象有二种：一曰为循环之状者，二曰为进化之状者。何谓循环？其进化有一定之时期，及期则周而复始，



如四时之变迁、天体之运行是也。何谓进化？其变化有一定之次序，生长焉，发达焉，如生物界及人间世之现象是也。循环者，去而复来者也，止而不进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天然学’。进化者，往而不返者也，进而无极者也；凡学问之属于此类者，谓之‘历史学’。”

他同时也批判了中国传统的“向后看”的、“循环”的历史观，“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此误会历史真相之言也。苟治乱相嬗无已时，则历史之象当为循环，与天然等，而历史学将不能成立”。

梁启超是20世纪中国第一人，他对近现代中国的学术和思想影响至深，他首倡的“新史学”的开启，客观上也为“现代性谋划”大举进入中国开辟了道路。五四运动之后的中国，无论哪一派，都深受普世性历史叙事的影响，而整个国家也转变为一个按照“唯物史观公式”指导自身政治变革的国家。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共产主义方案在亡国危机日益深重的中国大地开始落地生根。直到今天，中国的执政党仍然使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带有强烈的线性历史观色彩的表述，来统合整个官方意识形态体系。

民国时期的中国，在接受了共产主义的同时，也拥抱了法西斯主义。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亡国的危机加深，致使知识界许多人将法西斯主义视为救国之道，而实行“训政”的国民党政府也与该理论强调国家至上、领袖独裁的方面一拍即合。在1931年5月的国民会议上，蒋介石发表了他对世界三种政治理论的看法，他认为，共产主义主张阶级斗争，“不适于中国产业落后情形及中国固有道德”；自由主义“主张民治，高唱自由，各据议席，任其论安言计，动引西人，亦不过群疑满腹，众难塞胸”，所以也不



可取。而法西斯之政治理论，“本超象主义之精神，依国家机体学说为根据，以工团组织为运用，认定国家为至高无上之实体，国家得要求国民任何之牺牲”。他认为中国“会举国所要求者，为有效能的统治权之行施”，以“解除民众痛苦”，“完成中国统一”，所以“法西斯理论正适合于今日之中国”。^①

虽然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被定性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蒋介石政府不再公开打出法西斯主义的旗号，但战后的国共内战却并不是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对决，归根结底是包装成三民主义的中国式法西斯主义与毛泽东的中国式共产主义的较量。所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不仅是“现代性谋划”在中国的充分体现，而且是马克思的方案压倒了尼采的方案的结果。所以说，“中国梦”的前期阶段，在很大程度上是世界历史“现代性浪潮”的一部分，或者说就是在中国大地上的支流。

二、“中国梦”是“无产者建国”的中国版本

在所有的“现代性谋划”方案中，从早期的马基雅弗利和霍布斯开始，就开始面对国家（利维坦）的问题。现代国家的主权，成为“现代性谋划”中无法回避的一个核心内容。

现代世界是主权国家体系，每个国家都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国家主权，但这个最高权力是怎么来的呢？古代国家没有这个问题，因为最高权力就是君权，但现代国家必须解决谁来掌握主权的问题。

让·博丹在《国家六论》中说，无论是君王与民众的统一，

^① 陈卓. 法西斯主义在中国的困境及原因分析 [D]. 西安：西北大学，2008：15.



还是公众与私有的统一，都无法产生出主权。实际上，政治力量也好，主权的界定也罢，它们皆在于一方对另一方的胜利，正是这一胜利使一方拥有主权，而另一方则沦为臣民。也就是说，归根结底，是武力和暴力创造了主权，“正是权力的物理决定性带来了权力的完满性”。这意味着权力的完整和统一，因为“只有听命于一个唯一的统治者的统一，才能使共和国的全体成员结为同盟，而其他所有事情的效力也才肯依赖于这种统一。一个拥有主权的君王是不可或缺的，因为正是他的力量赋予共和国的全体成员以特征”。

在所有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由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压迫，在本国土地上的一方对另一方的胜利，不仅是人民大众对本国王室和贵族的胜利，同时也是本民族对外国殖民者的胜利。在这种民族解放与人民建国合二为一的革命运动中，人民领袖就成了共和国主权的代表者。根据博丹的理论，只有听命于人民领袖一个人，“才能使共和国的全体成员结为同盟”，而新国家的建立也完全依赖于这种权力的完整和统一，“因为正是他的力量赋予共和国的全体成员以特征”。

共产主义的理想，在“现代性谋划”的意义上，就是由无产者通过消灭阶级而建立起一个以历史进化和人类理性为基础的人间天国。而无产者夺取政权并建立现代国家，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这个理想的必经之路。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中国就作为一个处在“现代性浪潮”之中的现代国家，走上了通向自己理想中的人间天国的道路。

但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方案，也是一个蓝图设计，并不能确保人民共和国在当代“世界历史”中的成功。实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绝大多数实行共产主义方案的人民国家都失败



了。不仅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集团的解体，在拉美、非洲和亚洲，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大都没有取得成功。

令人惊叹的是，从古老传统中走出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却用了 60 多年的时间，让自己成为一个胜利者。今天的中国，综合国力上已成为世界大国，经济上已位居世界第二，国内的发达经济板块已接近西方国家水平，然而，其社会主义本质仍保持不变，人民共和国本质仍保持不变，既没有被资本所控制，也没有被民粹所绑架。这个特殊性，在所有的世界大国中绝无仅有，在所有的人民共和国中也绝无仅有。

作为“现代性谋划”之一的共产主义方案，自提出以来，还从未有过今天这样的成功。而取得这个成功的国家，却不是已经发展到成熟的资本主义阶段的发达国家，而是中国这个原本甚至不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考和设计范围内的东方殖民地国家，这显然大大超出了经典理论的解释能力。

但无论如何，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无产者通过武装斗争，取得了一方对另一方的胜利之后，建立起来的现代主权国家。继共产革命的胜利之后，“中国梦”又实现了“无产者建国”，进一步深入到了近现代的“世界历史”当中。

三、“中国梦”是“挑战—应战模式”的中国展现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来自于黑格尔，在黑格尔那里，历史是一个总体过程，既有起点也有终点，且带有理性的设计和目的。所以历史也等同于阶段性的进步或发展，没有任何进步或发展的历史，就不算是历史。